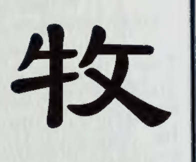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illegible]卷之三十九目

任人 隸重士

巫馬期　　于奇

西門豹 四見　　吳公

文翁　　田延年

薛宣 四見　　孔融

第五倫 二見　　王祥

宗資　　龎參

田歆　　延篤

王　襲　　荀　淑

吳　粲　　傅　燮

陳　寵　　王　越

陸　馛　　陽州公永樂

韓　滉三見　　陳仲舉

羊　陟二見　　陳　登

酈　邳　　袁　粲

呂　豫　　朱公叔

胡毋輔之　　徐　寧

陶侃　皇甫亮

王儉　劉仁之

張忠定十二見　范仲淹四見

薛簡肅四見　孫炎

任泰　姚善

況鍾二見

牧津卷之三十九　任人

明山陰祁承㸁輯

巫馬期

巫馬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不一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夫子言政、首言先勞、一方寄命、何處可以言佚、勞於用人、卽佚亦爲勞矣

子奇

子奇宰東阿、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老者之智而少者決，豈復有疑行哉，何物使者，有此識力，〔〕幾在初念，事戒三思，老者之涉世久而爲慮深，持重之意多，故可與言智，而不可與言決，

西門豹

西門豹，魏文侯使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

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明乃治、旨哉言乎、處天下事、惟此中明了、則精神智慮、無不畢赴、何事不辦、〇特聞從事、喜明作者、往往蹈此轍、此語尤當深省、

吳公

吳公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西京多循吏、吳公爲河南守、史所稱述、獨薦賈誼一事、能知人則安民、古人之見遠矣

文翁

文翁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敎化、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郡、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令

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領受敎令、出入閭巷、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大凡一方風氣、非旦夕所能移、而敎思無窮、非泛施之所能化、擇材敏者躬自飭厲、雖僅僅十餘人、而因人及人、漸淑漸廣、敎化之隆、比於齊魯、所以循吏定屬眞儒、○

選僮子與俱令吏民榮之化導之中更有機權

田延年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輩次至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因奇之後遷守扶風課常爲三輔最

惟翁歸可爲此言然延年之識翁歸當有

在言前者不然誇誕之士、世復不少、

薛宣

薛宣爲左馮翊、察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藤薛、故或以德顯、或以

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宜歸思受戒者宜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敎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宜責讓縣縣案驗獄掾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宜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心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靖
易地而俱治最善器使至不欲代縣治聳
賢令長名尤得馭吏之體○以宣之明作
而吏民稱之者以清靜何以得此聲哉觀
其憫王立諭張掾於下情無不委悉者王
道本於人情夫豈虛語

孔融

孔融爲北海相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
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晧、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後劉紹在冀州、遣使邀玄、大會賓客、客多豪傑、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融之敬玄以實、紹之邀玄以名、不可同日語、

第五倫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守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能選用志行之人、則不必問孤貧特用孤貧者、以破賄爭之俗耳、

王祥

王祥應召、呂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休徵一任州委、便能使一境一靜、至行之人、自然有體有用、

宗資

宗資守汝南，請范孟博爲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此語若施於今，則爲一郡兩太守之謠矣，

惟古人擇賢而任，所以不可及，

龐參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敎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立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幸龐公能爲任棠作註脚、不然幾於啞謎、禪矣、

田歆

种暠始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貴戚命不宜相違欲自用名士以報國家耳可助求之會諶送客于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乃洛陽吏邪諶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于庭辨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奇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興士不必在山澤、誠哉是言、

延篤

延篤徙京兆尹、其政用寛仁、愛惜民黎、擢用長者、與叅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邉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張趙三王、後有邉延二君、

惟擢用長者、乃可以與參政事、

王龔

王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

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黃叔度畢竟超人一等、若陳仲舉便有進退維谷之狀、

荀淑

荀淑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

荀季和故具人倫之鑑，安得所拔非名士。

吳粲

吳粲少時，與同郡陸遜齊名，初爲山陰令，有能聲，後爲會稽太守，召處士山陰謝譚爲功曹，譚以疾辭，粲下敎曰，夫應龍以屈信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在官，募民討平山越，

古人待一功曹如此其重、安得不自愛、

傅燮

傅燮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故吏與舉主交代合符、亦大常事、何足爲榮、所難在范津之知人耳、

陳昭公

陳昭公寵守廣漢、入爲大司農、帝問在郡何以

爲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要在功曹主簿不負太守、太守乃能不負

廣漢郡、

王越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爲別駕、委以州事、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應

元舉郤鑒爲賢良、阮修爲直言、程收爲方正、時稱其得人、

宇宙自不乏才、聲應氣求、定有相符、然賢良直言方正之彥、偶集一時、亦不易得、

陸馛

陸馛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

奸摘伏事無不驗、

用十善固難、知十善尤難、所用非人、亂政更甚、其不令人稱滿堂刺史者幾希、

陽州公

陽州公永樂、累遷北豫州刺史、罷任、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爲濟州、仍以二人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及、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見聽、以

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爲政者安可無夾輔宓子賤之取友、有以也、長史別駕之正氣、自足動刺史畏憚、而神武敘臣下以不廉、殊不可解、

韓滉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

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此公眞能器使、

陳仲舉

陳仲舉爲樂安太守、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每遇高士、多以懸榻示寵禮、然則下陳蕃之榻者、不特一徐孺子矣、

羊陟

羊陟爲河南尹知趙乙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乙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乙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柴車草屏露宿或是務飾名行之槩與語極歡必有卓然獨抱羊公觀人非在區區弊車羸馬間者

陳登

太守陳登使功曹陳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如登所言，眉睫間無不作名士態，安得謂非自矜，

顧邵

顧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祠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敎，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之豫

章、發在近路、値乘疾病、時送者百類、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病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

如此拂拭後進、獎拔名流、風尚所及、自當瞿然顧化、

袁粲

江斅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尹與丞、政事德業、可相成者不少、何以獨稱風流不墜、

呂豫

呂豫爲陳留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士化之、後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即蔡克應元即江統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問人不問位陳留小吏可令王澄面赭

朱公叔

朱穆年二十許為郡督郵迎太守太守見公叔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曰郡中瞻望名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逝

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顏子

少年便非德行之選應對已列言語之科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我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悅之擢爲功曹

不乏我事一語，便足觀其器局，輔之是任達人，自然賞此奇士。

徐寧

徐寧爲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

爲令能清惠，更能博涉，便是循良第一流。

陶侃

陶侃守荊州、至潯陽、既有憾于庾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啖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前賢觀人、每於最細微處矚目、

皇甫亮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較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與有中，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兩爲美事，景昇官至靑州刺史，

如此殿最考功之法，乃不爲文具，司牧何

患無賢、

王儉

王儉爲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卿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緒門下、儉目送之、時殷琊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自是六朝氣習、

劉仁之

劉仁之爲西兗臨別、謂崔暹曰、貴州士惟有孟業、銓擧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州、定

有何政使劉西充如此欽歎業曰惟知自修文宣謂裴英起曰卿識河間中郎孟業不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中心清正世實希有帝曰果如公言便是太屈

清正便是自修之實劉裴之觀人甚正

張忠定

張忠定在蜀有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明日求去且以詩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與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因留慰薦之、

二語似一寫其無聊之致、未便能動忠定、特忠定借此爲憐才、以鼓舞僚屬耳、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即昔日索游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苟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爲將汩沒而不見也

憐才如文正，惟明復足以當之，不然，恐世政不乏索游秀才耳，

薛簡肅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薛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

即此便可知蜀公

人不知爲師客，辭還朝，以蜀公行，或問將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得一偉人與俱來，

蜀公之器格固高，簡肅之賞鑑亦確，生平知已，何可多得，

孫炎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訪至一二人，問有才，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爽負

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說見置酒與歎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倦累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草昧之際收錄賢豪故是急著

任泰

任泰苦學勵行，登進士，授上饒縣，平易近民，獨持大體，邑有名士婁諒，折節下之，諸生聞風，無不束修自好，於是廣置學舍，羣秀畢絃誦其中，暇則躬爲講說，士風興起，蔚稱人文，立法清田，以杜爭訟，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百廢具舉，治最一時。

任伯亨平生守一敬字，如此作用，不愧以敬字自盟矣。

姚善

姚善守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善、迺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

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廷、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晉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邪、晉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晉心嘉之、晉薦爲行軍司馬、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以上執政、

下士之風、空谷幾無足音、然周士之貴、亦有以自處、

况鍾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時有鄒亮者、獻詩十二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爲義類如此、

況公之取鄒定有獨鑑、在詩句之外者、不然、即瀾翻倒海之詞、亦何能定人品格、難在不爲潛揭者所動、

牧津卷之三十九　終

牧津卷之四十目

治賦 兼役法

李悝　任峻

宋齊丘　劉晏

張綸　呂正獻公

王欽若　杜衍 五見

張詠 十三見　李南公 二見

邵曄　李綮

張奎　王鐸

孫夢䜣　趙開

章服　趙必愿

趙不息　范成大

胡順之　許庸

葉衡　王艮

董搏霄二見　鄒伯顏

許楫　冷應徵

汪綱　李叔正

周仔肩　吳惠

況鍾三見　樊瑩
何鑑　王汝績
楊繼宗六見　何文淵
郭南　張淑勵
陳修　齊柯

明山陰祁承㸁輯

李悝

李悝初仕魏，文侯知其能，賢之，以爲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悝又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爲粟百八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

篇終以具律具加減凡六篇具律即今名例律也商君受以相秦

民之寄命在食國家理財要法莫急于糴糶散斂之間此法始於管仲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而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所謂人君不理財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孔桑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宗此然山海天地之藏開市物貨之聚與其爲豪强所擅則取之

以富國可也至農人服田力穡贏餘幾何上人時其歛散而不使甚貴甚賤則可若以盡操小民之利權則害民并以害國矣

任峻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卒之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

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屯田是足餉第一義任峻典農而許下一郡即得穀百萬斛有謂屯田無近效者吾所不解

宋齊丘

宋齊丘在江南時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

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悉稅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繇是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自來富國之臣未有不從蠲恤為基者

劉晏

劉晏方八歲時玄宗封泰山晏獻頌行在帝奇

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

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曰卿朕之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晏在位，佐軍興，實[illegible]用，斂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晏嘗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後被誣，貶忠州[illegible]史，賜死，天下以為冤，時簿錄其家，唯雜書兩

米麥數斛入脹其廉○劉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襍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也繇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季年乃三百餘萬○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

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

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苦乎苦

朕之憂、

今能爲國家實經濟者惟財用一事豪傑士慎勿諱言劉晏也劉士安每言如見錢流地上晏不能毫末爲私潤計而簿錄其家僅雜書兩車米麥數斛偉哉廉矣廉而出於司錢穀會計之人其廉尤難○晏之理財是見財而不見身晏之律身是見身而不見財天下未有不廉而能奪造物盈

虛消息之柄者○抄在先備陳利害而使朝廷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以盡展其才蓋理財一事非專且久必不能取效旦夕

○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

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於主者粟價纔定更不申京即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卽糴第一數第二價卽糴第四數第四價卽糴第二數乃卽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

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月知價、信皆有術、○劉晏貴糴賤糶之法、不專於救荒、而其法實與常平相出入、其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預爲奏行、不待困斃流殍而後賑之、尤可法也、

張綸

張綸、天喜末、爲發運副使、兼知泰州、先是江淮發運、政多不舉、逋課累年、綸奏除鹽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繇是歲增課數十萬石、

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洩橫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與范仲淹經畫修復之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逋戶三千州民賴之

奏除宿負而增課乃至數十萬此之謂以子爲取乃理財第一策○司牧者欲使地

無遺利必先于水利究心

呂正獻公

呂正獻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羡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溢額之賦、一增必不可復減、以正獻之忠

告而司農猶格不行，恤民蓋難言之矣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爲亳州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見擢爲朝官，

只先支濕穀，則輸者受者皆爲兩便，宰相才不須此，而即此亦見宰相才，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又從承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于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會期。使得次第輸送。而車乘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

凡期會一寬。民自受惠。而事亦早就。急處用寬。此法人多不解。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

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濟困因以禁奸、忠定眞政事中化工手、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

縣自督之、書其姓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治、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

催徵之煩、至今益甚、南公初之立法亦嚴、然法行而民不擾、民畏而法不煩、此之謂治才、

邵曄

邵曄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溫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惠民正不在多，

李蘩

李蘩撫利州，嘗匹馬行阡陌，咨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

言、奏罷之、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范成大同蔡相度、蔡奏、請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賍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賍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詎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讙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且得盡力農畝、歲大登、

巡行阡陌、咨詢民瘼、胷中了了、則利民之念自切、

張奎

張奎通判廬州會泰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劉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爲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恡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

今鹺法屬商人通行民間矣然商日貧而國課亦不裕其故安在○一言而悉除十

一州之所負其惠自溥、

王鐸

王鐸爲京兆丞、時李蠙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李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都下識者

皆服鐸之察事、鐸卒以此大用、

徼賤徼貴、毋以物情之盈縮爲度、焉有非產米之地而可以言糴者乎、王公自是透達時務之士、

孫夢觀

孫夢觀知寧國、蠲逋減賦無算、浮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畱、力句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閘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

流涕、

以去畱爭之、固可寬民旦夕之力、然常賦豈得以一味寬恤爲計、

趙開

趙開初除成都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酒例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使人人具曉、繇是鄉胥不得隱匿贏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illegible]

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臣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陜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閘善理財即承制以

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

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二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初宣撫司議以引三十萬盜五十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自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

策、雖支費不可計、而羸貲若有餘、

財利之源、當出於一、此是理財第一義、民力已竭、獨權貨稍可救一時之急、非深識時務者不能爲此言、〇大較國家理財一事、非得之于經營則取之于徵課、經營爲宇宙流通之利、非妙有心計者不能、徵課爲小民剜肉之輸、必大有善政者乃得、故云善政得民財、今欲民財而不先言善政、吾不知之矣、

章服

章服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斂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額秋租纔五千，而上供萬斛之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羸錢，即以代辦，民甚德之。

缺餉是最棘手事，若單爲豪民奸胥所乾

沒，猶是易處。

趙必愿

趙必愿知崇安縣，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輸，革胥吏鬻鹽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遣吏欲懲之。必愿曰，賑牧職也，吏何罪，來擔僕詣帥，無以詰而止，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貲買田助役則免，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

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役滿民共立祠刻石歷知全常台處四州一循祖父之政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遷太府丞歷官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必愿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早聞家庭忠孝之訓故所立卓然可稱

催科列三等意在緩徵以惠民恐終不免踰期者多若助役之法至今人人言之而格不可行總之不如厚其植以催役爲便

趙不息

趙不息知開州，有鹽井，舊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中節銀絹。時以比循吏。

鹽利倍入，郡計用饒，有此乃可以嘉惠一方。

范成大

范成大知處州，松楊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東陽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媿乎。因推

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傭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

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顧便於差義便於顧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無如之何也已○范公助役之妙在自定名次而有司勿預不然强半入黠胥積隷之手

胡順之

胡順之爲浮梁縣邑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納前縣

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為讐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十六已上盡痛責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

敢詰府者，自是藏氏租常爲一縣先，妙在先一怒，又妙在後一召，弄奸豪於股掌間，○頑民逋賦，每令良吏蹙額揪心，此輩法無可施，故當治之以術，

許庸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樂於趨事，邑無異議，役雖輕省，趨事當均，況於工鉅費多，尤宜調適，

葉衡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苦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此法惠貧民之意甚佳，然上四等何以甘心為五等代輸。

王艮

王艮再調峽川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淛行省掾

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民從省官至泉州建
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
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報如民言
凡為舡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
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
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于行省未報而克敬
為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
以為有成籍不可改民毅然曰民實寡而强賦
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

民命乎、且淛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斤、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實寡而强之多、主計若此、可爲一歎、

董搏霄

董搏霄爲於潛守、至正中、軍興輸輓方急、乃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

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此短運法也、余每謂轉餉一事、多積不如常通、長輸不如短輓、一人之力、山徑險亥

之地、負米四斗、日行五十里、其力已疲、而接踵手授、卽數百回而猶不倦、亭遞而功倍、今黔運荆楚之力竭、董公之議、儻亦當事者所樂聞乎、

鄒伯顒

鄒伯顒爲崇安尹、崇安爲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十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

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頫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爲四方最、

此法即今均田均役之意、然亦時有窒礙難行、非獨在閭左任役之苦、正在閭右均役之累、所以立法惟在便民、事固難言也、

許楫

許楫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

數千頃荒野、西北郡邑何地無之、立屯收穀、設法而力行之、此萬世之利也

冷應徵

冷應徵知德慶州、屬縣租賦諉道沮、久不至郡、

應徵爲立期日、首輸者爲減分求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

此增減一法、勝于敲扑、

汪綱

汪綱初知暨蕭二邑、歷浙東提刑、並有異政、改知紹興、兼安撫浙東、訪求民瘼、疏浚蕭山運河三十里、剗碑江口以止漲沙、甃石逼塗凡十里中爲施水亭、往來稱便、諸暨十六鄉瀕湖諸鄉、與以疏灌、勢家多侵湖爲田、水壅不得去、雨稍

多輒汎溢歲爲諸鄉害綱奏奪侵田不償其直湖始復舊備緡錢三萬歲爲築塘費塘始永固郡臨海道密邇都畿軍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專教習之不令他役剏營千餘間增繕甲兵緩急始有備舊有經總制錢名四十二萬其中二十五萬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僞增焉綱請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宿弊始革綱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

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畢官下吏、一言守理、慨然從之、

大有經營、大有風力、亦大有識見、

李叔正

李叔正遷渭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逕年不決、行省以事委之、叔正卽單騎至其處、召二家至前、一言而定、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慝讋服、畢獻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

立法密而用刑嚴是清查第一義、

周仔肩

周仔肩爲鄞丞、律已廉介、科役均平、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老具宣德意、立義役法、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眡物力之厚薄、各捐巳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羸、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日諸有司、

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

此法最爲便民、然今條鞭之法行、而受役者無所事、惟於民間重大之役、一人一家力所不堪者、善師其意而推行之可也、

吳惠

吳惠知永興縣、永興風俗素鄙、惠以化導爲急、俗遂丕變、陞解州知州、州輸邊儲、挽運甚勞、惠立貧富三等法、且聽其附載貨物、以易粟上倉、

貲煩減半、輸亦告足、民歌曰、吳父母、恩何溥、昔憔悴、今鼓舞、乃刻石頌德、

以貨易粟入廩、此法誠便、但受粟之處、較出粟之地、其價相去昂甚、安所得易粟而輸之、今惟南都米商湊集、或可以此意一行之、

況鍾

況鍾守蘇州、自以忠直、簡在上心、故凡利于民、知無不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

擬奏求減焚香草疏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逋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渰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舡五百艘免買舡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濶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

六千七百戶。凡所施行，皆綱紀大務。時境內大旱，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間，轉輸北餉，道途遠遠，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僦車船之費，羨餘皆爲所匿，廼議別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損于民，每遇水旱，輒發餘米賑之，全活數十萬人，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

需索、其綜理甚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民至今受其賜、

如此減省以養民力、乃是造化生成之手、若自鉅而細、綜理無所不密、而事乃不煩、且易行、尤不可及、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蠧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償無虛歲、而倉塲書手移新蔽陳、百計

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勞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繇生也、乃請華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皆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幸有寬剩、

民懽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固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滿、

何鑑

何鑑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十萬石、遞戶攬納者姦貴、民苦額外加徵償貸動以萬計、鑑力請

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戶以二充遲戶四充遲夫共運米一百石每一戶徵銀十兩洎耗米若干並付總部收支司縣稽算重徵之弊遂革又歲貢茶一萬五十斤例領南京馬快船裝送舡軍無統記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攘竊浥腐歲亦額徵貸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顧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隸兵火甲積年漁食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稱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攜二童捧薯藷五束茶

少許、詣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車、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拜而去、

何公少年登第、而留心民瘼、直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器局何可及也、所以卒爲名臣、

王汝績

王汝績知絳州、絳土陿民繁、産薄稅重、績尤善處事、先時賦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爲緣爲奸、民茹其毒、績分爲次第、但書片紙爲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輸、將不敢後、州租卒歲遠輸

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絹則布帛氈裘諸物任民所齎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

布帛氈裘任民所貴辦租固易然何以輸遠

楊繼宗

楊繼宗知嘉興領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催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不堪繼宗廉知其害遂併於秋糧中徵之後總會秋稅歲得羨餘即移以補夏稅之

領民至今德之、

可爲計糧省徵之一法、

何文淵

何文淵以顧佐薦擢知溫州府、淵至、首以民之利病爲念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民而禁

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渕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無輸銀之苦、

今鈔法竟不行矣、百年之政、迥已不同、何況前古、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擾、南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願否、皆曰、往者一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

無不顧者於是爲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役有輕重不等今三吳有一役而傾家者此法恐非爲差解者言不然捐者一而省者可千百民何苦而不爲此

張淑勵

張淑勵知歷城縣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凶歲民無所自活邑田瘠稅賦民多逃徙淑勵第坵畝履原隰視土墩惡以登下其賦百姓始不以磽瘠爲子孫憂往供億轉置舊委諸編戶歲

終得代、其產蕩然、淑勵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器業備興、得轉相爲用、百年敝政如洗、民不重困、

度支在官、使工賈無以乘、緩急、此管子理財法也、

陳恪

陳恪居官、不矯爲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松、辟荒蕪、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歸籍者五百餘

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備、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

墾粟以償虛賦、眞是實政、

齊柯

齊柯爲溫州瑞安令、邑故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縮稅、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柯爲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

親爲履畝，握算登籍以記，無使有漏，而以田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供應諸費，悉取俸祿自是剏爲晝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各田，獨瑞安從容按故籍對，

方瑞安令履畝淸丈之時，民情定自囂然，

至天下俱丈田，而瑞安反有先事之豫，所

以事貴獨斷，